

後現代之後——社會科學的悲劇與鬧劇

◎ 劉 進

一 幕 啟

自中世紀的迷霧被啟蒙的號角穿透並逐步彌散以來，科學與理性這對指稱現代性的雙生兄弟就開始逐步走向歷史舞台的中心。科學變成了一把尺規，將抽象的理論研究和具體的行為實踐都作了規定。它把任何與其相反和相左的律戒都釘在了恥辱柱上，並不斷的警示著人們。科學和關於科學的宣稱幾乎被抬高至類似於宗教神權在人類心目中的地位，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正是一種宗教，而且這種宗教的力量開始從最初的上層社會深入到普通大眾。正如馬克思在他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描述十六世紀宗教改革運動所做過的評述一樣：路德戰勝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因為他用信仰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對權威的信仰，卻恢復了信仰的權威¹。人在與神的對壘中戰勝了神，卻同時將科學送上了神的法壇。科學的金科玉律在啟蒙之後成為了鑲嵌在王冠之上的寶石，它的光芒照亮了整個社會。

啟蒙的第一聲吶喊來自於學界，科學的第一縷光也最早在學院裏引發了最大的反映，而社會科學的反映則尤為激烈。社會科學的發生是在啟蒙之前，而當啟蒙之光首次照射到社會科學之上時，社會科學的震動則是史無前例的。各級學科都開始根據科學的標準來完善和發展自己，以求穩定的學科地位甚至是霸權的學科態勢（經濟學帝國主義無疑是這場震動中的最大贏家）。以社會學為例，顯然這門學科的誕生是在啟蒙之後，而這也註定了這一學科在這場變動中的步伐已經遠遠的落後於整個潮流。因此自其發端之日起，科學化（或曰實證取向）幾乎成為了其安身立命之本。也正因為在孔德、涂爾幹和帕森斯等不斷的實證努力之下，社會學終於完成了其學科孕育期走向成熟，並在半個世紀之後基本上完成了學科體系化的總體進程。社會學只是諸多孜孜追求科學化的學科之一，科學的旋風已經席捲了整個社會科學世界。因此從十七世紀開始到二十世紀初葉，社會科學迎來了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而這也更加強化了科學和理性的地位。但當人類將這一對雙生子——上帝賜予人類的第二基督——頂禮膜拜為拯救一切的福音之時，發生在二十世紀的兩乍驚雷像是一記重拳，狠狠的將人類擊倒在地。兩次大戰的淒慘，除了帶給人們身體的創傷之外，心靈和理念上的震撼更加刻骨銘心。硝煙在戰場上久久不得彌散，而伴隨著硝煙而來的深度衝擊卻早已蓄勢而起。科學和理性——現代性，第一次像它的前任一樣被送上了時代的審判台。另一種潛伏於地底下的聲音開始唱響了……

二 主角上場

在規範化的話語中，後現代主義一般是指起源於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原僅指稱一種以背離和

批判現代和古典設計風格為特徵建築學的傾向，後來被移用於指稱發生在哲學、文學、藝術、美學、社會學、政治學甚至自然科學等諸多領域中具有類似傾向的思潮²。現在意義上的後現代主義形成於二十世紀60年代，是一種從西方發達國家二戰後進入現代主義社會為背景，以反思、批判或否定近現代主義文化、理論取向、理論基礎、思維方式為基本特徵，以一種新的話語、新的形式解釋世界為特點的文化思潮。

後現代主義在形成一種全方位的理論思潮之後，其自身特徵也不斷的彰顯出來。儘管後現代主義否定規範化的定式，但它卻同樣逃離不了自我標籤的命運。這種壓力來自其本身和外在兩個方面，因為承認本身就是在做類型化的努力。不管怎樣，後現代主義凌亂的表達中還是呈現出這樣一些特點。它強調世界自身的多樣性，反對、否定和超越傳統形而上學、二元論、本質主義、理性主義、機械主義等；它認為我們不能再給世界一個統一的認識，世界是破碎的。根本就沒有一個理性的或非理性的主體，有的只是個體；它沒有恆一的理論支點，後現代主義不是試圖找到一個理論去解釋世界，而是要走近具體的體驗。

後現代主義自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濶觴於西方世界以來，很快成為西方學術界的熱點和主流，並在80年代前後達至其鼎盛時期，進入90年代以後，後現代主義開始走向衰弱，並發生了分化。它起源於人文學科，但對整個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至今仍產生著不容低估的影響。法國《世界報》就曾借用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的一句經典話語，以不無震驚的語調向世人宣告，有一個幽靈——後現代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出沒作祟³。如今這個幽靈已經開始撼動整個世界，從平淡的生活實踐到抽象的理論建構，從外在的形象到內在的思維；從微觀的個體到宏觀的組織。這一切影響都會被生活在這個情境中的人所感知，無論他置身何處。後現代主義就像是一隻只伸出食指和中指的手，游劃在現代社會科學的科學和理性之軀上，不斷的點擊他的要穴，從學科命題到學科基礎甚至是學者自身。而被點中命門的現代性衛士葉開始在其群體內部產生分歧，他們或反應激敏，或步涉迷茫，或觸底反彈，或默默消沉。一場後現代主義的颶風使現代性內在的社會萬象在歷史的舞台上開始翻演，劇情開始跌宕起來了。

三 悲劇與鬧劇

學術是學者創作的舞台，學者給予學術以生命，而同時學術也不斷反過來形塑學者的學術性格。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大師塞亞·柏林在《刺蝟與狐狸》一書中，曾形象地將當今學者分為兩類：刺蝟型和狐狸型⁴。刺蝟型學者偏重理性，相信宇宙間存在一個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體系；狐狸型學者則偏重經驗，不相信任何系統，更不相信世界上的萬事萬物可以靠一個體系就可以解決。而鮑曼則在全面細緻地描述了當代社會的後現代性質後，認為後現代知識份子身份已從立法者轉變為闡釋者⁵。兩種不同類型或是角色的轉換，是時代發展的訴求，而事實上這種要求或者說現實中的場景，未嘗不是這種角色主導下的呈現，正是這樣的兩類學者在近半個世紀以來自導自演了這場或悲或鬧的劇目。

四 歡迎與溢美之聲後的悲戚

每一場劇幕的開啟，無論其精彩與否，都會引來一片掌聲和歡呼，而後現代主義的大劇當然不會走出這種必然。

後現代主義並非第一個嘗試通過批判和重構使知識界重獲新生的「吃蟹者」，社會科學自身的歷史讀起來幾如一場不斷獲得新生的戲劇。批判似乎是社會科學保留最長久的傳統之一，還是以社會學為例，從孔德對啟蒙思想家的批判，或者馬克思對孔德的批判，迪爾凱姆和韋伯對馬克思的批判，及至帕森斯試圖綜合古典傳統，以及新馬克思主義、交換理論和結構社會學欲取結構功能主義而代之的種種努力，由此通過批判和重構使社會分析重獲活力的願望成為一種經久不衰的母題。而如今帕森斯及其前，又不得不再被推向檢視的舞台，接受來自福柯、德里達、利奧塔、鮑德里亞、鮑曼、布林迪厄、吉登斯和德勒茲等後現代學人的反思和批判。因此，後現代主義的批判颶風，在那些還立足未穩的學科中被最早接受了下來，他們甚至開始希望借助這場風暴為自己還很稚嫩的學科基礎添磚加瓦。

他們中有人曾這樣憧憬後現代社會，在這個社會裏，人們將關注現代社會扭曲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溝通的事實，主張一種開放寬容的民主文化氛圍。進入後現代思維意味著從絕對的獨斷論中掙脫出來，一切都由對話而溝通，一切意義都由解釋和再解釋而生成，人們可以將自己的思想觸角伸向自己所陌生和渴求的任何精神領域。人們正在遠離這個啟蒙的時代，後現代主義的目標就是要挑戰促使社會和政治層次結構永存於世的那種佔主導地位的二元意義，後現代思潮迎來了雷鳴般的掌聲和雨點般的溢美之詞。因為他迎合了人們的心理，當現代性所樹立起來的種種權威和規則無法承擔起保護主體存在之偉任時，人們只能從外在的保護訴求轉向自我保護，而打破這種權威一統和規範一致就成為了必然，自由主義之聲，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音調無形之中就高了幾十分貝。

因此，後現代之舟在學術界找到了舵力之源。學者們拾起塵封在儲物櫃裏的批判武器，指向了由科學和理性在理論和實踐中建立起來模具和規則。學者們被束縛的神經開始活躍了起來，他們像是重新找回了啟蒙的衝動。然而，後現代主義的批判力卻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對所有競相對抗的學派或范式實際上所共用的社會科學構想發起了挑戰。後現代主義批評了現代主義如下的觀念，即科學本身——而不是這種或那種理論和範式——是一種特許的理智形式或真理媒介。它駁斥了科學所自稱的只有科學知識才具有確實可靠基礎的說法。它對統一的、以共識為基礎的科學議程提出了異議。它質疑現代主義的下述觀念，即社會科學的主要作用就是為社會研究提供堅實的概念基礎。後現代主義批評了現代主義所認為的：科學是，或應當是價值中立的看法；後現代主義強調了科學的現實意義和道德意義⁶。大廈初成、根基未穩的社會科學，不得不再次經歷腥風血雨般的摧擊和搖撼。

讓我們再一次走近社會學，管窺一下這場悲劇。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各種全球化理論和「後」學理論的出現可以被看作是在各種重大變化迫使理論家們對舊範式和舊理論產生懷疑的時候，為了認識新的社會狀況並提出新的理論範式而進行的各種嘗試。實證主義建立起來的大社會學實體，在一時之間成為了眾矢之的。而長期籠罩在實證主義和結構主義之下的研究範式和解釋模型再現端倪，西方社會學理論長期以來存在的無序狀態並沒有因此而得到緩解，相反，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更深的迷茫和困惑之中，社會學的整體建構真正實現了後現代主義的「碎片化」預言，但面對已經被解構得支離破碎的殘軀，社會學卻更加無法看清自己的未來，更不用說去預測未來的社會發展狀況了。於是有人開始轉向對學科本身的基礎性反思，甚至有人悲痛地奏響了「社會學的終結」、「社會學理論的解體」的哀樂⁷。

社會學進入全面性的危機前沿，而這只是動整個社會科學全身之一發。在整個社會科學的大場景中，正在上演著場面更恢弘，鬥爭更激烈的景象。後現代主義是一場颶風，帶給社會科學的卻是一場「腥風血雨」。

五 爭論：悲與鬧的輪轉

有一則故事是這樣記述的，現代性是一個「籠子」，而人每天都生活在這樣一個被高科技的鎖鏈和鐵柵欄束縛住的籠子裏，依據一本生活指南，人們被調整得十分適應他們的現實，相信未來的生活是美好的。在籠外塵世的天堂中有一條蛇，名字叫「後現代性」，這條蛇每天夜裏潛入籠中打開籠門，人們帶著恐懼與好奇的心理在夜間走出籠外，然而，面對的卻是模稜兩可、形象不清的世界。儘管那是一個人類生存的廣闊空間，但失去確定的生活指南使他們很快就失去了耐性，返歸到了籠中，絕望地把籠中的門門上。留在籠外生活的人不再受現代生活的鐵柵欄的約束，但也不再具有明確的生活指南告訴他們：他們是誰？做些什麼？如何感受和如何交往？⁸

這是一個描述後現代主義思潮對普通民眾影響的故事，雖然故事的形象性和合理性還頗有爭議。但故事卻反映了一個現實：人們在風起雲湧的後現代思潮的衝擊下，開始考慮和反思後現代主義自身所宣導和指向的一切。後現代主義是否會以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而告終？其激進的中心是否會懷疑任何理性的話語標準？拒斥一般理論設計是否意味著放棄一種明晰的分析和批評理論化程式，人們對此提出了質疑。後現代主義之激進的解構主義是否意味著所有普遍範疇都是成問題的，或者是不合法的？

爭論由此便展開了，而這一切只是這場悲劇走向鬧劇的開始。我們無法全面展現這場鬧劇的宏大場面，只是想通過一個側面，兩種聲音的對抗來素描一下。我選擇關於後現代主義與現代性關係問題的兩種討論⁹：

主流之聲是這樣的，後現代主義孕生於現代性的母體之中，後現代主義不是要結束現代性，而是在現代性的每一個節點上尋找對現代性的修繕和共存。他們或是從根源上去尋找現代性與後現代主義之間的聯結，而回歸啟蒙的討論就是如此。他們認為，後現代主義與啟蒙之間具有一種內在關聯，後現代主義是啟蒙批判精神的當代傳人。人們可以對後現代主義批判表示不滿，反對它的相對主義，指控它的虛無主義，批判它的無政府主義。但是，當人們對至高無上的主體和永恆的客觀真理失去信念之後，哲學批判只能是這副樣子，啟蒙也只能是這副樣子。¹⁰ 他們也有從現代性與後現代主義兩者恒有的特點和指向上直接尋找兩者的共識共存。他們認為，作為一種當代的社會文化思潮，後現代的興起是現代性成長的必然產物，它是伴隨著現代社會危機的出現，並對其進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的結果，也是對當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和科技成就反思的結果。如果我們用尼采的「上帝死了」來描述「現代性的誕生，那麼也可以用福柯的」作為主體的人死了來形容「後現代」對現代性的否定¹¹。

與此相對，反駁之聲亦是不絕於耳。這些旨在厘清現代性與後現代主義之間理念上的對抗，將兩種思潮的對壘排列於歷史發展的序列中，並視兩者之間的發展趨勢是一種對另一種的全面超越。他們或是這樣表達：後現代是現代的一部分乃是對歷史和文化的誤讀，其根源在於未能領受到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不同本質，因而或者把文學藝術意義上的現代性等同於作為歷史邏輯世道的現代性，或者對後現代性中尚未充分展開的全新生存邏輯和世界結構視而不見。未能在本質性的維度上把握現代性和後現代性是上述論點產生的最根本原因，而歷史分期尺度的混亂和曖昧則是其直接表徵。又或是這樣表述：後現代不是現代的一部分，而是對現代的徹底超越。從現代向後現代的轉折是人類必須完成的使命。它關係到人類乃至世界整

體（地球村）的生死存亡。只有真正後現代的後現代性才能拯救我們，人類的唯一出路就是守望和建構尚未全面生成的後現代¹²。

這只是我們化約眾多有關現代性與後現代主義之爭論的一個細節，雙向對壘也只是便於敘事的考慮，任何一種聲音在這場鬧劇中都將不可忽視，這不是一場簡單的和諧二重奏，而是難以辯明曲目的無序交響。

六 不是結局的落幕

悲、鬧劇還在繼續，但我們卻不得不走向我們敘事的終結。幕落之前，我們也希望看到一些有意義的小結，儘管這些小結不是最後的定論，但卻讓我們看到了一種暗暗滋生著的冷靜思維趨勢。是的，我們應該看到作為在人類歷史急遽推進和文化相對主義精神膨脹的環境中產生的一種文化思潮，後現代主義的發展也呈現著由無序到有序，由「混亂」到規範的歷程。後現代主義無法提供比現代性更符合人性的生活指南，不能構想另一種美好生活，所以它並不能真正超越現代性，只能使現代性更堅固地存在於人們的心中，使人們自覺地逃避後現代的流浪式自由而復歸現代性的安全。¹³因此，對現代性的真正超越並不應該去無條件地、徒勞地否定一切價值，那只會導致消極的虛無主義。人類必須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重建一種健康、合理的烏托邦觀念，以此對人類的各種文化進行總體上的整合、統一。由此，對後現代主義，也應以一種時空統一的視野加以總體性評價。否則，就會出現以偏概全、甚至以一種「後現代主義」反對另一種「後現代主義」的失誤¹⁴。薩林斯的話也許可以被引用：「我們不應該將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的觀念形態歸結為連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一起發明出來的新符號文化體系，那些貌似『科學』、『現代』、『進步』的觀念，那些在表面上屬於啟蒙時代以後才發展起來的新符號文化，實際上是西方遠古時代宇宙觀的延續作用。」¹⁵顯然，這句話同樣適用於對後現代主義的認識。後現代主義就像一面鏡子，它將現代性的科學與理性之光反射回現代性本身，讓人類認識到了自省的重要性，這是後現代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存在的核心價值。但後現代主義的出現一開始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以全面消解現代性為目的的，其不成熟的發展現狀也註定了這一任務在近期內不可能完成。正如現代性對傳統的超越一樣，一切現代性的建構，多多少少都有傳統的影子，傳統並沒有成為廢墟，後現代主義中也有現代性的影子。

最後需要說明一下的是，我把後現代思潮給社會科學帶來的種種曆變指稱為悲劇和鬧劇，不是要把後現代思潮歸於一種思想的反動和學術的逆流。相反，我要說明的是，這場夾雜著悲與鬧的劇碼，是從現代性本身孕育出來的。而不經規範化就被納入現代洪流之中後現代思潮，以一個早生兒的悲劇，穿插打諢牽引了劇情的發展。社會科學之悲在於他在啟蒙之時，被過繼到現代性的門下，而現代性卻以其自身的特性一步一步的抹殺了她初生時的童貞。她被要求與她同胞兄弟自然科學一樣，規範化、統一化起來。這顯然是不符合她內心深處和本源上的性情，她不乖戾甚至偏執。她討厭現代性給她裝點起來的一切，她開始變得神經質，變得精神分裂，後現代正是她被壓抑性情的表現。鬧劇還在繼續，還好隨著後現代這個早產兒的日漸成熟，我們似乎能夠收穫喜劇的落幕。但路似乎還很長，因為，後現代主義不是人類的最後歸宿，它僅僅是世紀之交人類精神價值遁入歷史盲點的「文化逆轉」現象。後現代主義作為一種文化思潮將成為歷史，但「後現代性」作為一種批判、否定的精神質素將植於當代人的肌體。因為，「後」之後仍將是解構與建構的不斷交替¹⁶。

參考文獻：

- (1) 史蒂文·賽德曼著：《有爭議的知識——後現代時代的社會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 (2) 鄧尼斯·史密斯：《後現代性的預言家：齊格蒙特·鮑曼傳》，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 (3) 單世聯：《作為文化變遷標識的「後現代」：一項反思性研究——費瑟斯通的〈消費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方法論》，廣東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
- (4) 張世平：《現代、後現代與九十年代的社會學》，社會學研究，1995.5
- (5) 周頌順：《社會理論的後現代轉向——史蒂文·賽德曼〈後現代轉向〉（漢譯本）評介》，福建論壇·經濟社會版，2002年第8期
- (6) 文軍：《走出「現代」之門：後現代社會學的興起及其影響》，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5月
- (7) 戈斯塔·埃思平·安迪生，劉芸譯何乃剛校譯：《論兩種社會的社會學研究》，載國外社會科學文摘 2000年第9期
- (8) 彼得·貝爾哈茲著，郇建立編譯：《解讀鮑曼的社會理論》，馬克思主義與現實（雙月刊），2004.2
- (9) S.拉什著：《後現代主義社會學》，載國外社會科學文摘
- (10) 王永玲、張炳文、張連華：《後現代主義思潮：解讀與評價》，東嶽論叢，2001年9月第5期
- (11) 莫少群：《顛覆社會學的元話語——波德里亞「社會性的終結」說之解析》，社會科學戰線，2003.1
- (12) 楊雪雲：《後現代社會理論對社會學的啟示及其局限》，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1

註釋

- 1 馬克思·恩格斯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版，p9
- 2 塞德曼 瓦格納：《後現代主義與社會理論》，轉自《國外社會科學文摘》，2003
- 3 轉引自董明：《後現代主義：一種應予理性審視的反理性文化思潮》，湖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2003.4
- 4 轉引自呂川：《刺蝟與狐狸：當代學者的困惑——解讀〈徘徊在現代與後現代之〉》，社會科學論壇，2002.12
- 5 齊格蒙·鮑曼：《立法者與闡釋者——論現代性、後現代性與知識份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 6 塞德曼·瓦格納：《後現代主義與社會理論》，轉自《國外社會科學文摘》，2003
- 7 文軍：《歷史困境與未來挑戰：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面臨的主要危機》，社會科學輯刊，2004年第3期
- 8 張彭松：《超越現代性：烏托邦觀念的批判性重建》，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3
- 9 在眾多圍繞後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的討論中，關於兩者關係的認識在某種意義上起著方向的決定性。而許多學者在自己的研究中也不斷自覺的將自己標籤化為其中的一種，以將自己與其他區別開來。我這裏選擇代表兩種聲音是表達不一定能完全準確代表其中任何一種聲音，因為畢竟他們正是因為彼此的對照才能獲得自身的認同。
- 10 姚大志：《後現代主義與啟蒙》，社會科學戰線，2005年第1期
- 11 文軍：《後現代：一個概念的社會學考評》，求索，2003.2

- 12 王曉華：《後現代是現代的一部分嗎？》，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9
- 13 張彭松：《超越現代性：烏托邦觀念的批判性重建》，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3
- 14 王永玲、張炳文、張連華：《後現代主義思潮：解讀與評價》，東嶽論叢，2001年9月第5期
- 15 馬歇爾·薩林斯著，王銘銘、胡宗澤譯：《甜蜜的悲哀》，三聯出版社，2000年版
- 16 王岳川：《走出後現代思潮》，中國社會科學，1995.1

劉 進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三期 2006年8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三期（2006年8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